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# 暗店街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王文融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暗店街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王文融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店街/(法)莫迪亚诺著;王文融译. —上海:  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  
(企鹅经典丛书)  
ISBN 978-7-5321-5537-8


I. ①暗… II. ①莫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1807 号



Copyright © Éditions Gallimard, Paris 1978  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 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 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 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856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征  
责任编辑:张翔  
特约策划:彭伦  
封面设计:丁威静

### 暗店街

[法]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 
王文融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  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45,000  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321-5537-8/I·4421 定价:35.00元



PATRICK MODIANO

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

## 企鹅经典丛书

### 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## 目 录

暗店街 1

《暗店街》中的迷宫象征 安·L.墨菲



我什么也不是。这天晚上，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。我等着雨停下来，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。

几小时前，我们在事务所最后见了一次面。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，但穿着大衣，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。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。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，晃得我眼睛睁不开。

“好吧，居依……结束了……”于特叹了口气说。

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。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、面部浮肿、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，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。每天下午，她去与保尔-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酒店式公寓，和另一个棕色头发、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。

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，一把短短的、盖没了双颊的花白胡子。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茫然若失。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。

身后，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，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。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，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、最动人的书库，因为它们为许多人、许多事编了目录，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。

“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？”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于

特道。

“居依，我把它们留在这儿。我没有退掉套房租约。”

他迅速环顾四周。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，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、壁炉、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，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。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。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，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。

“居依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想什么。这么说，你保留了租约？”

“对。我不时会回到巴黎来，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。”

他把香烟盒递给我。

“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。”

我们在一道工作已八年有余。一九四七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，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。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**社交情报**。他很乐意地一再说，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人士之间。

“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？”

“能呀。”

“你不会厌烦吗？”

他吹散了自己吐出的白烟。

“居依，总有一天得退休的。”

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。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，身高一米九五。

“我的火车二十点五十五分开。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。”

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。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椭圆形，浅灰

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。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。于特拿起皮包，用一只手托着它。

“你没有行李吗？”

“我提前寄走了。”

于特打开大门，我关上衣帽间的灯。在楼梯口，于特迟疑片刻，然后关上了门。听到这金属的咔嚓声，我的心缩紧了。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。

“这叫情绪低落，是吧，居依？”于特对我说，他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，用它擦了擦额角。

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，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：

C. M. 于特

私人侦查所

“我留下它。”于特对我说。

然后他锁了门。

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。天黑了下来，尽管已进入冬季，空气还很暖和。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。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，因为它的椅子和以前一样饰有凹槽。

“你呢，居依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，然后问我道。

“我吗？我找到了一条线索。”

“一条线索？”

“对。有关我过去的一条线索……”

我用故作庄重的语气讲了这句话，他听了微微一笑。

“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。”

这一次他是郑重其事的，这使我很感动。

“可是你看，居依，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……”

他沉默了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本人的过去？

“我给你一把事务所的钥匙。你可以不时去一趟。这样我会高兴的。”

他递给我一把钥匙，我把它塞进裤兜里。

“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吧。告诉我……你过去的事……”

他说，站起来和我握手。

“要不要我陪你上火车？”

“哦！不，不……这太叫人伤心了……”

他一大步就跨出了咖啡馆，免得再回头，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。十年前，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，在迷雾中摸索时，如果没有他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的病情感动了他，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。

“拿着，”他一边对我说，一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，里面有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，“现在你叫居依·罗朗了。”

我是来向这位侦探讨教，请他施展才干为我的过去寻找见证人和蛛丝马迹的。他补充说：

“亲爱的居依·罗朗，从现在起，不要再朝后看了，想想今天和未

来吧。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……”

他之所以同情我，是因为——事后我听说——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踪迹，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，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，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。我目送这位身着旧大衣、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筋疲力尽的老人在夜色中渐渐远去，在他和过去的网球运动员，英俊的、一头金发的波罗里海男爵康斯坦丁·冯·于特之间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

“喂！是保尔·索纳希泽先生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是居依·罗朗……你知道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！我们能见面吗？”

“行呵……”

“比方……今晚九时左右在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……对你合适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“我等你。一会儿见。”

他嘟嗒一声挂了电话，汗水顺着我的两鬓往下淌。刚才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给自己壮胆。为什么在电话机上拨个号码这样微不足道的事，我做起来这么难，这么怕呢？

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的酒吧里一个顾客也没有，他身穿外出时的服装站在柜台后面。

“算你运气好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每星期三晚上休息。”

他朝我走来，把手搭在我的肩头。

“我非常想念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我的确惦着这件事。你知道……”

我想对他说别为我操心，但是讲不出口。

“最终我认为你应该和我在某个时期经常见到的一个人十分亲近……但这个人是谁呢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能给我提供一点线索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生，我一点记性也没有。”
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仿佛这是闹着玩或猜谜语，于是他对我说：

“好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事事都让我作主吗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今晚我领你去一位朋友家吃饭。”

出门前，他猛地拉下电表的闸，关上实心木门，上了好几道锁。

他的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。这是辆黑色的新车。他彬彬有礼地为我打开车门。

“这位朋友在阿夫雷市和圣克卢交界处经营一家挺不错的餐馆。”

“我们要去那儿？”

“对。”

从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，我们驶入大军林荫道，我真想马上下车。要一直开到阿夫雷市，我觉得受不了。但必须拿出勇气来。

抵达圣克卢门以前，我一直在和攫住我的恐惧作斗争。对这位索纳希泽我几乎一无所知。他会不会设个圈套让我钻呢？不过，听着他讲

话，我渐渐放下心来。他向我一一说出他从业的各个阶段。他先在俄国人的夜总会里工作，然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朗热餐馆和康邦街のカ斯蒂耶旅馆工作，在经营阿纳托尔-德拉弗日街的酒吧前，他还其他餐馆酒店做过事。每一次，他都遇到让·厄尔特这个人，二十年当中他们成了一对老搭档。我们要去找的正是这位朋友。他们两人一起准能解开我的谜。

索纳希泽驾车十分小心，我们花了将近三刻钟才抵达目的地。一座平房，左半部被一株垂柳遮住。在右侧，我看见一丛灌木。餐馆厅堂宽敞，一个人从照得雪亮的大厅尽头朝我们走过来。他向我伸出手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先生。我是让·厄尔特。”

接着，他冲索纳希泽说：

“保尔，你好。”

他把我们带到大厅尽头。一张餐桌上摆好三副餐具，桌子中央有一束花。

他指着一扇落地窗说：

“我的顾客在另一座平房里。是婚宴。”

“你从没来过这儿？”索纳希泽问我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让，给他看看景致吧。”

厄尔特领我走上阳台，阳台下有一片池塘。左边，一座中国式的小拱桥通向池塘右岸的另一座平房。落地窗照得雪亮，我看见窗后有一对对人在翩翩起舞。一阵阵音乐从那边传过来。

“他们人数不多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觉得这场婚礼最终会变成放荡的



聚会。”

他耸了耸肩膀。

“你应该夏天来，可以在阳台上进餐，挺舒服的。”

我们回到餐厅，厄尔特关上了落地窗。

“我为你们备了一顿便餐。”

他示意我们坐下。他俩并排坐在我对面。

“你喜欢喝什么酒？”厄尔特问我。

“什么酒都行。”

“佩特吕城堡？”

“让，这个主意好极了。”索纳希泽说。

一位穿白上装的年轻人为我们斟酒上菜。壁灯的光直射在我身上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他们俩坐在暗处，大概想把我看个清楚。

“让，怎么样？”

厄尔特吃着肉冻，不时朝我投来锐利的目光。他和索纳希泽一样长着褐色头发，也和他一样染了发。皮肤粗糙，双颊松弛，两片美食家的薄嘴唇。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他喃喃自语。

强光下，他眯着眼睛，为我们斟了酒。

“是的……是的……我想我见过先生。”

“这件事的确伤脑筋，”索纳希泽说，“先生拒绝给我们提供线索……”

他似乎突然灵机一动。

“也许你希望我们不再谈这件事？你宁愿隐姓埋名？”